

世界哲學家叢書

慧

遠

區結成著

傅偉勳 / 韋政通 主編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



世界哲學家叢書

慧

遠

區 結 成 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 慧

遠

作者 區結成

發行人 劉仲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

編號 E 12039

基本定價 叁元壹角壹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劃原先出於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多年來的構想，曾先向政通提出，並希望我們兩人共同負責主編工作。一九八四年二月底，偉勳應邀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三月中旬順道來臺，即與政通拜訪劉先生，在三民書局二樓辦公室商談有關叢書出版的初步計劃。我們十分贊同劉先生的構想，認為此套叢書（預計百冊以上）如能順利完成，當是學術文化出版事業的一大創舉與突破，也就當場答應劉先生的誠懇邀請，共同擔任叢書主編。兩人私下也為叢書的計劃討論多次，擬定了「撰稿細則」，以求各書可循的統一規格，尤其在內容上特別要求各書必須包括（1）原哲學思想家的生平；（2）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3）思想傳承與改造；（4）思想特徵及其獨創性；（5）歷史地位；（6）對後世的影響（包括歷代對他的評價），以及（7）思想的現代意義。

作為叢書主編，我們都了解到，以目前極有限的財源、人力與時間，要去完成多達三、四百冊的大規模而齊全的叢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光就人力一點來說，少數教授學者由於個人的某些困難（如筆債太多之類），不克參加；因此我們曾對較有餘力的簽約作者，暗示過繼續邀請他們多撰一兩本書的可能性。遺憾

的是，此刻在政治上整個中國仍然處於「一分为二」的艱苦狀態，加上馬列教條的種種限制，我們不可能邀請大陸學者參與撰寫工作。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獲得八十位以上海內外的學者精英全力支持，包括臺灣、香港、新加坡、澳洲、美國、西德與加拿大七個地區；難得的是，更包括了日本與大韓民國好多位名流學者加入叢書作者的陣容，增加不少叢書的國際光彩。韓國的國際退溪學會也在定期月刊《退溪學界消息》鄭重推薦叢書兩次，我們藉此機會表示謝意。

原則上，本叢書應該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著名的哲學思想家，但是除了財源問題之外也有人才不足的實際困難。就西方哲學來說，一大半作者的專長與興趣都集中在現代哲學部門，反映着我們在近代哲學的專門人才不太充足。再就東方哲學而言，印度哲學部門很難找到適當的專家與作者；至於貫穿整個亞洲思想文化的佛教部門，在中、韓兩國的佛教思想家方面雖有十位左右的作者參加，日本佛教與印度佛教方面却仍近乎空白。人才與作者最多的是在儒家思想家這個部門，包括中、韓、日三國的儒學發展在內，最能令人滿意。總之，我們尋找叢書作者所遭遇到的這些困難，對於我們有一學術研究的重要啓示（或不如說是警號）：我們在印度思想、日本佛教以及西方哲學方面至今仍無高度的研究成果，我們必須早日設法彌補這些方面的人才缺失，以便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相比之下，鄰邦日本一百多年來已造就了東西方哲學幾乎每一部門的專家學者，足資借鏡，有待我們迎頭趕上。

以儒、道、佛三家為主的中國哲學，可以說是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本有根基，有待我們經過一番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

展，重新提高它在世界哲學應有的地位。為了解決此一時代課題，我們實有必要重新比較中國哲學與（包括西方與日、韓、印等東方國家在內的）外國哲學的優劣長短，從中設法開闢一條合乎未來中國所需求的哲學理路。我們衷心盼望，本叢書將有助於讀者對此時代課題的深切關注與反思，且有助於中外哲學之間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會通。

最後，我們應該強調，中國目前雖仍處於「一分為二」的政治局面，但是海峽兩岸的每一知識份子都應具有「文化中國」的共識共認，為了祖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的繼往開來承擔一份責任，這也是我們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的一大旨趣。

傅偉勳 韋政通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自序

印度佛教雖然自漢代已經通過經典翻譯流入中國，但是要到兩晉才在中國思想界與社會上引起重要的迴響。從文化遇合的角度看，東晉時代的慧遠是一位特別重要的僧人。慧遠具有一種當世少見的自覺擔負意識。終其一生，慧遠努力思考、探究佛教在中土生根時激發的各種思想與社會、政治問題，希望提出紓解之道。他的擔負意識反映在廬山的僧團事業上，亦貫注在其整體佛學之中。因為思路離不開佛教如何面對時代的問題，慧遠的佛學富於文化意識而缺乏純粹思辯的哲學性格。這形成了他的佛學的局限，但正好讓我們窺見晉代佛教遭遇的整體困難。慧遠的一生竟成了當代佛教的縮影。

本書選擇以一文化史及思想史的角度看慧遠，而捨棄純粹的哲學或宗教的觀點，因為這樣觀察慧遠的言行與著作，特別能夠顯出慧遠全幅的生命和他在晉代佛教扮演的角色。全書共十一章。首二章分析觀察慧遠的各種可能角度和綜論晉代佛教面對的時代環境。三至五章論述慧遠的生命方向與言行活動，特別注意探討他備受後世誤解的政治活動。六至十章析論其佛學思想，而以一綜合的討論作結。

本書初稿原為一九八四至八六年在香港佛教法住學會修讀研

2 慧 遠

究課程的論文，在霍韜晦先生指導下完成，初稿部份曾在《法言》季刊發表。此後復得唐端正先生、李潤生先生、劉國強先生提供意見，乃增補改寫而成定稿。在此謹向諸位先生表達謝意。此外，內子淑敏協助謄抄校讀的工作之外，在過去三年中給予未嘗或斷的鼓勵和支持，所感尤難以謝言之。

此書之作，實是一段奇怪的因緣。七、八年前在美修習醫科時，因為思索一些文化問題而接觸到已故唐君毅先生的著作。唐先生去世後，在《鵝湖》月刊讀到霍韜晦先生悼念唐先生的文章，心有所感，才生從霍先生習學之意，孰料竟以此書為一小段落的標記。因緣際會，並記於此，是為序。

區 結 成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於香港清麗苑

(廬山) 慧遠 目次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自序

第一章 引言——怎樣看慧遠？ 1

- 一、慧遠是否屬於淨土宗？ 1
- 二、視慧遠爲般若學者的困難 2
- 三、以綜合的眼光看慧遠 4
- 四、隱居的吊詭 7

第二章 慧遠時代的中國佛教 9

- 一、漢魏之間的中國佛教 9
- 二、佛教在兩晉生根的原因 11
- 三、晉代佛教面對的危機 12
- 四、僧人與王者之間的矛盾 13
- 五、亂世中經典研究之障礙 14
- 六、玄學提供的方便 16
- 七、玄學做成的困難 17
- 八、格義佛學及其限制 20

2 慧 遠

第三章 早年的生命方向	25
一、少年遊學與往訪范宣	25
二、追隨道安出家	27
三、慧遠的自覺擔負意識	29
四、「個人自覺」的一面	31
五、拜別道安時的開悟	33
第四章 在廬山的社羣與活動	37
一、後世對慧遠隱居方式的誤解	37
二、慧遠的出家弟子	39
三、組織譯經與研究經典	41
四、與鳩摩羅什的往來	42
五、領導士俗入佛	44
第五章 慧遠與政治人物的交往	49
一、政治人物對慧遠的尊重	50
二、桓玄勸慧遠罷道與汰洗僧團	52
三、「沙門敬拜王者」的倡議	55
四、慧遠反對沙門敬拜的理由	57
五、朝中士大夫的護佛力量	59
第六章 「求宗不順化」——慧遠的中心思想	63
一、慧遠思想的駁雜性	63
二、《沙門不敬王者論》的重要性	65

三、《沙門論》中「化」的觀念·····	66
四、「反本求宗」的解脫方向·····	69
五、「求宗不順化」引起的困難·····	71
第七章 「神不滅」與「法性」——慧遠的形上學 ·····	75
一、中國傳統的形神觀·····	76
二、唯氣論的攻擊與慧遠的答辯·····	78
三、「神」的本體義與主體義·····	81
四、「反本」與「法性」理想·····	83
五、「法性」與現象世界的關係·····	84
六、慧遠的「法性」觀念與空宗的歧異·····	86
第八章 總攝大小乘的修行方法 ·····	89
一、大小乘思想的調和與定位·····	89
二、「滅相」——慧遠的毘曇思想·····	90
三、「修定」——慧遠對禪學的重視·····	93
四、「神遇」——慧遠的大乘「般舟三昧」法門·····	95
五、慧遠與後世淨土宗的關係·····	98
第九章 道安對慧遠佛學思想的影響 ·····	103
一、道安的般若學·····	104
二、慧遠佛學的「亦有亦無」觀點·····	107
三、道安佛學的另一面·····	109
四、慧遠承傳原始佛教的倫理課題·····	111
五、回歸原始佛教的必要性·····	113

第十章 慧遠思想的內在困難..... 117

一、慧遠對經義的疑問..... 117

二、「法性」與現象世間的割裂..... 120

三、對「法身」的探索是否戲論？..... 122

四、菩薩修行成佛的問題..... 123

五、修行自主性的問題..... 125

六、慧遠思想的根本謬誤..... 126

第十一章 中國佛教史上的慧遠 129

一、「似隱非隱」的含意..... 131

二、擔負意識與文化憂懷..... 132

三、文化悲懷影響佛學形式..... 134

四、佛學課題的取捨..... 136

五、地位與啓示..... 138

附錄一 《沙門不敬王者論》三、五兩篇註釋

附錄二 慧遠年表

附錄三 參考書目

索 引

第一章 引言——怎樣看慧遠？

中國佛教史上有兩位著名的僧人同以慧遠爲法號。晚出的一位在隋初住於長安淨影寺，人稱淨影慧遠（521?-592 A. D.）；本書主角則是比他早出近兩百年，生於東晉時代的廬山慧遠（334-416 A. D.）。慧遠常與廬山並稱，因爲他從五十歲入山之後，一直止息山中直至八十三歲示寂。他在山中至死不輟的弘法活動使廬山成爲當時南方佛教兩個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另一中心是建康），與北方的長安、洛陽遙相呼應。慧遠在中國佛教史的地位，與他在南方弘揚佛法的工作是不可分的。

一、慧遠是否屬於淨土宗？

後世佛教徒追思慧遠，尊奉他做中國淨土宗的始祖。淨土宗是中國佛教諸宗流傳至今在民間最盛行的一宗，特點是唸誦阿彌陀佛名號發願，祈求往生西方淨土。慧遠被奉爲始祖，地位之尊崇可知。然而把慧遠規限爲一個信奉阿彌陀佛淨土的僧人，可能是誤導的。考察慧遠的整體哲學思想和言行事業，不容易完全以淨土信仰概括。另一個問題是，淨土宗的三部經典《阿彌陀經》（410年譯出）、《新無量壽經》（421年譯出）和《觀無量壽經》

2 慧 遠

(424年譯出)在慧遠去世前後才相繼譯出流行。在這以前，無量壽經雖有舊譯（三國時代支謙譯為《大阿彌陀經》），並沒有受到太大重視，也沒有證據顯示慧遠曾深入研究彌陀經典。淨土宗的確立，其實始於北魏曇鸞（476-542 A. D.）。由曇鸞創立流傳至今的淨土宗，是以「稱名念佛」為修持方法。慧遠被遠追為初祖的根據是他在廬山般若精舍中供奉了阿彌陀佛像，並曾與僧人、士俗共同發願往生阿彌陀淨土。在修持工夫上，慧遠採用的方式是基於《般舟三昧經》的「觀想念佛」，也就是在禪定中觀諸佛現前，並不若後世「稱名念佛」那樣以口唸誦。當然，可以說，修持方式不同，根本的發願往生的精神仍是相同的。這種發願之情，在慧遠的思想言行中亦的確有重要的位置。但是以「淨土宗始祖」的尊號來概括、了解慧遠，終是可爭議的。

在慧遠的時代，最流行的佛典並不是淨土經典而是般若經典。「般若」是梵文 *prajñā* 音譯，意指究竟智慧。般若經典在印度的出現是在公元前後，在公元二、三世紀已在中國譯傳，漸與老莊玄理相互附會發明而流行於當代思想界。慧遠的老師道安（312-385 A. D.）是開創中國佛學系統性研究的一代大師，他最致力研究的就是般若之學。這樣依據師承，慧遠似乎應被視為般若學的傳人。

二、視慧遠為般若學者的困難

用哲學史的眼光把慧遠視為般若學者，與前面說以佛教徒眼光奉慧遠為淨土宗始祖同樣會發生困難。晉代的般若學一般被劃分為「六家七宗」，●根據是唐代元康《肇論疏》所引劉宋釋曇

濟的《六家七宗論》。在六家七宗之中，隋代吉藏《中觀論疏》將道安列為「本無義」。這樣看，慧遠就被納入乃師的般若本無宗去了。問題還不在這裏。慧遠同代人僧肇著作《肇論》，其中〈不真空論〉一篇提及本無、即色、心無三家並批評三家之不足。這樣，道安的本無義被放置做僧肇破斥的對象，僧肇的思想就成了量度的尺度。慧遠既為道安弟子，又曾在其著作中談論般若性空之義，後世論其思想，便免不了要用僧肇的標準來量度他思想的高低，而顯出慧遠不及僧肇之處。^①

誠然，以般若哲學為量度標準，慧遠比起僧肇，可以說是有所不如。可是問題不在兩者孰高孰低，而在於：慧遠的思想未必能納入般若學來理解。

慧遠年輕時參加過一場般若學的辯論。當時他只有二十四歲，經已鋒芒畢露。但是，此後他基本上未再直接參與此一類玄談辯論，亦不建構個人的純思辯的哲學體系以標舉於世。^②在中

① 「六家七宗」中「六家」指本無、即色、識含、幻化、心無、緣會六家。其中「本無」一家分出「本無異」別宗，合稱「七宗」。七宗的代表僧人有各種說法，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九章。各宗之扼要思想見勞思光《中國哲學史·卷二》第三章。

② 勞思光氏討論慧遠了解之般若不及僧肇的地方，甚為清晰。同上註頁二七四。湯用彤氏不批評高低，但謂「遠公之佛學宗旨亦在般若」。（同上註頁二五六）若以般若為慧遠佛學宗旨，則勞氏之結論乃不可免。

③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法性論》。觀其題，此論應為一理論性的文章，然而不幸亡佚。《高僧傳》只引其中「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兩句。然慧遠在《大智度論鈔序》曾討論「法性」問題。觀其旨要，似可通於現存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所顯示的思想。

年離開乃師道安南下廬山之後，慧遠的種種言行活動尤其不能通過般若學的觀點去理解。換句話說，要了解慧遠的全幅生命：他的哲學思想、人格襟懷、言行事業，採用般若學觀點作為入路引起很大的困難。勞思光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卷二》討論慧遠時，顯然注意到這個問題，因而指出「基本上慧遠乃一佛教運動者，而非一理論建立者」（273 頁）。但他依然是用般若學的標準量度慧遠，因而以為慧遠與衆僧俗立誓往生淨土，是「落至凡俗一流，不待深論」（275 頁）。這是以「般若性空」之義作為「基源問題」來考察慧遠思想引出的合理評斷，却不利於探討慧遠許多「凡俗」活動的內在意義與思想根據。

三、以綜合的眼光看慧遠

慧遠的思想與言行表面看頗為駁雜，不容易見出內在的相關性與一貫性。學者討論慧遠，每每分列條陳他修持、弘法、護僧、與士俗交往、和政治當權者周旋各種活動，而不試圖將這衆多難出的活動與他的思想信仰和人格襟懷綜合處理。湯用彤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方立天先生《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書中論述慧遠部份，多可見這樣分列條陳的敘述方式，而為衆多活動一一分別作評語。韋政通先生《中國思想史》書中論慧遠，則以「學行兼修」、「禪淨雙修」來綜合慧遠的主要活動。不過，說「兼修」、「雙修」，其實仍只是描述慧遠對多方面的兼顧，並未探究慧遠信仰、思想、言行、胸懷各方面的內在關聯與一貫性。

本書試行在敘述慧遠種種活動的同時，探討這內在的關聯與

一貫性質，從而顯出慧遠在他的時代環境與佛教時流中展示的全幅生命。這樣的探討是否可能，也是可爭議的。可爭議的地方最少有兩點：一是慧遠本身是否有其「一以貫之」的性格？倘若慧遠根本不重貫通，但求多得兼收，則他的種種活動，固並沒有綜合探究的需要。二是慧遠現存的著作只是他一生著作的小部份；^④其中到底有沒有足夠的資料「證明」一千六百年前的慧遠是怎樣的一位僧人？

對於第一點，可以注意的是：據《高僧傳·慧遠傳》和側面的資料如《世說新語》，慧遠是以謹守佛教立場、貫徹始終而見著於後世。最淺近的例子是後世多稱頌他中年以後「足不出廬山」，暗示出他不逐流、不驚遠的性情。另一例是在他的著作中，常可見相同的觀點出現在不同的文章之中。現存著作裏面最重要的是《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並序》。論中試圖貫通僧人的行持出處、宗教理想和哲學根據，顯示出慧遠自覺的綜合努力。這些努力未必完全成功——他建造的內在關係不無相互衝突的部份——但他並非不自覺地但求兼採一切佛教思想與修持方式，而任由自己的思想言行陷於四分五裂，則甚為顯見。

第二點可爭議的是慧遠著作既多亡佚，我們如何能夠知道現存部份能為活在晉代的慧遠的「全幅生命」提供歷史的證明？事實上，即使慧遠全部著作被完整地保存至今，我們仍不能「證明」慧遠當日的確是這樣一位僧人。完全「客觀真實」的慧遠是不能被證明的。本書論述慧遠，毋寧是試圖為他的宗教信仰、哲學思

④ 據《高僧傳·慧遠傳》，慧遠死後著作曾被集為十卷五十餘篇。現存的文章則只有五篇論文，一些經序、書信和銘、贊、遊記、詩偈等，散見於《弘明集》、《廣弘明集》和《出三藏記集》。